

魯濱遜歸航記

卷之三



海上大東書局印行

香山賦
卷之二



香山賦卷之二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四版

魯濱遜歸航記（全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三角）

（外部酌加郵費匯費）

譯述者 吳門周瘦鶴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 上海北西藏路公益里三六四號
東 四馬路申市
書

總發行所

大 上海北西藏路公益里三六四號
東 四馬路申市
書 局



分發行所

長奉北廣漢
沙京州口四官殿
天楊雙門底
南鼓竹斜
陽樓街北

大東書局

魯濱遜歸航記

英國白來潘恩原著

周瘦鶴譯

第一章

我似乎從昏暈中醒過來了。覺得我仍還有一大瓶甘露酒在着。但我已用不着他。因為去大陸已沒有多少路。我的木筏很快速的被潮水推送過去。醒後揉眼一瞧。却大大的詫異起來。原來見那酒瓶子上的木塞。忽已拔去。酒也少了三分之一。我那可憐的鸚鵡正直僵僵的躺在瓶子旁邊。瞧去似已死了。

我好生悲苦。好生失望。便直着嗓子嚷道。不幸的我唉。我可憐的波兒啊。你是我寂寞中唯一的伴侶。我苦心教養你到如今。陸地已見了。那海邊可愛的別墅已照臨。在我們面前了。你却悄沒聲兒的死了。麼我苦心撫育你把我不能吃的東西一起都給你吃。眼睜睜地盼望你智德並進。誰知你竟拋下了我死去。麼我一壁嚷着。一
—

壁再也忍不住我的眼淚可是我明明知道這可憐兒定是瞧見我暈了過去便把他那張小嘴慢慢地移去木塞他是很聰明的也許已驗過了這酒的性力可是像瓶外標簽上說的那麼強烈裏頭可有充分蒸發的以太他驗明後纔敢送來給我喝他自己却急死了

此時我喝了餘下的酒頓覺心中舒服多了便想察看我那可憐的波兒到底是真的死了沒有於是我就懷了一線的希望把一個指頭按在他的腳爪上面覺得他的脈息還在跳動便手舞足蹈的快樂起來我正在躊躇着想怎樣救他驀地裏却記起一個急救法來凡是航海中人害了熱病是常用這方法施救的當下我便將信將疑的拉住了波兒的尾把頭在海水中浸了一會便攤在木筏上不多一刻果然有復元的模樣了他張開了一隻眼睛瞧我我也瞧着他喚他說話他便柔聲說道那最後的一瓶酒中曹達實在太多了說完爬到我那頂山羊皮的傘中要求我替

他。去。弄。杯。茶。來。

到此我已安心多了。閒着沒事就取起一個望遠鏡來。望望那海邊上聚立着的土人。他們大半是白種人。但也有幾個黑人在內。這些黑人都挾着幾種樂器。穿着很奇怪的衣服。他們時時弄樂器。嘔嘔哩哩的作響。又時時做那種小丑的醜態。那白人一大羣一大羣的聚攏來。很情願的取出錢來給他們。我雖接近了仔細瞧去。也總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

瞧那些白種人時似乎很安靜。很文明。但他們的。衣服和舉動。有好多處。使我瞧了。奇怪我在荒島中勾留已久。倒有些退縮。的不敢前去。如今我身上穿的是一張長毛山羊皮。仍還完好。不過爲了記我先前的冒險史。時肘下已有了亮光了。我的帽子是野豬皮做的。也不大舊。不過脚上却光光的。並沒甚麼靴子呢。我此回回來委實是冒着險。到一個奇怪的地方。既不知道這地方叫甚麼。也不知那些土人。

的性質。總之我此來好像到人家做客處處要留意的爲慎重起見我決意在去鎮一英里外登岸那邊沿海一帶人迹稀少等到了晚上再往四下裏察看去這第一步辦法是很容易做的我得了那羊肩式的篷和潮水相助直向海邊駛去到了那面見山巖中有一個小小窟窿很可安放我的一切東西也好給我躲上一躲躲到晚上我一上岸便把那木筏推到海浪中漂去因爲以後不必再用着他但我在分別的當兒不免有此黯然神傷捨不下來

我站好了脚向四下裏看方向却忘了昨夜旋好那指南針但我約略知道的這所在是在緯線七十八度風是偏南的西南風日子是主顯祭內第一個星期日夜中纔有新月不過我所不明白的事情仍是很多很多自知要想出去行動還須等好幾個鐘頭又沒有甚麼留聲機給我解悶安慰我的心我那鸚鵡已被海水溼透了手頭又沒東西吃喝心中便不知怎的兀自覺得鬱鬱不樂當下只索把鸚鵡攤在

陽光中曬乾自己很不快的到窟窿中去自稱是世界上第一個不幸人

這時我未免太不知足了可是我經過了這回極危險的航程安然上岸不是應該自慶更生了麼大抵世界中人逃過了大不幸的事並不在意遇了小不幸的事反倒覺得難受起來

末後我把不快之念擺去了想起我所逃過的種種不幸事情一會兒那鸚鵡已到窟窿中來了他身上已經曬乾似已復元過來我柔聲下氣的問了他好幾句話他回說已覺得好了許多不過像有甚麼惡人把一條鋼帶束在他的頭上使他頭裏火花亂迸還有些不自在呢

如今我目中所見的情景有足使我血液沸滾的原來我一眼望見海灘上有兩套衣褲放在那裏摺疊的很齊整上面還放着一副金邊眼鏡旁邊有兩塊大毛巾一頂假巴拿馬草帽兩雙四寸闊十一寸長的茄姆林牌海邊穿的鞋子我對於這些

東西原也不放在心上可是我正要保留着這件山羊皮外衣那眼鏡又是我所用不着的不過有這樣極大的禮物在着也不容不動心偷不截留他下來我不免要空着肚子困守在窟窿中一些兒沒東西吃如今既有現成的禮物送來我爲甚麼不取呢於是劈頭第一件事就喚我那頭鸚鵡過來瞧他見了也很激動靠在一塊石上掙扎住了一壁叫着道我要跳舞起來咧那時我感激天賜止不住流下淚來就用那兩塊大毛巾來抹去正在這當兒却驚見一個少年人在海水中向我這邊游泳過來大聲喊道放下這些東西來你聽得麼快不要動快不要動我不理會他急急的把那套衣服換上一面仍留着我的山羊皮外衣和錢袋子眼見那少年已上岸來了我便把鸚鵡納在衣袋中飛一般向山巖上跑去這時我儘可把那人打死因爲我正有小銃和火藥角在着和旁的東西一起放在窟窿裏但因火藥存得不多決意節省一些先要看這裏尋覓食料容易不容易

誰知不多一會他似已失望停住不追了我也因在荒島上練跑已久脚步飛快追
羚羊也追得慣了他們往往被我捉住雖我並不要吃他們的肉用他們的毛但那
皮是於我很多用處的當下那人見我已跑到了山巖的頂上不能再追上來了便
向我指手劃腳的說了許多可怕的話我也回他說倘不客氣一些可就要把一塊
大石頭推將下來打塌他的頭頂下達咽喉使他生生局死呢那人沒法只得跑開
去於是這件事便了結咧

我沿着一條山巖上的小徑向鎮中走去因為交了這回好運頓覺心頭放寬了不
少又見我身上打扮得齊齊整整也很高興好在得來又容易並不流一些子血不
過略施機警罷了以後我也常常覺得這種小智小巧是何等的有益啊
我一路走去沒多少路忽然遇見了兩個婦人衣服穿得甚是鮮艷他們的模樣兒
似乎很安閒似乎沒有不利於我的意思但我記着父親的教訓凡事總以謹慎爲

是因此我故意靠裏面走讓他們倆沿着巖邊走來偷他們使甚麼鬼計時可就能推他們到巖下去咧然而我正不用如此戒備因爲他們先雖眼睜睜地對着我瞧接着却嫣然一笑靜靜的走過去了。

有一件事使我老大不明白的就是聽得內中一個婦人說了幾句話隱隱聽得有「開花」汽車客」的口音似是英國話但是說得很奇怪不知道是甚麼意思怎麼叫做汽車客我不明白我又不是花怎說開花當下我很想追上去把這話問個明白轉念肚子餓了還是先到鎮中去尋東西吃罷。

第二章

沿着海邊一帶有一大羣人聚在那裏往來走動內中雖有好多人很子細的向我瞧在我原沒有害處也就不去管他末後我見他們都沒惡意便放膽走近一個水手模樣的人問巴西方面可有甚麼新聞沒有他很快樂的回答巴西硬果樹上生

了蒼蠅又問我可要坐一艘船頑半天去我和他說剛從海上到來在一張木筏上坐了十二個禮拜實在不願再去坐船了那水手聽了這話就把一個指頭彈了彈額角轉身走了開去我瞧他在海灘一帶有好多艘小船在着兀自拉人家去坐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

此外我又瞧見一羣黑人瞧去很委委瑣瑣的他們都在那裏唱歌做把戲許多白人圍聚在他們四面小孩子們坐在前排很着意的聽着瞧着要是看客不付錢時恐怕這些無拳無勇的小孩子先要被他們殺死呢我不明白那許多白人人數既多爲甚麼不把黑人驅到海中去免得闖出禍來心中一壁想着一壁就把這意思向看客中一個老者說了他似乎也贊成我的話然而並不發難進攻只忽忽的走開去了

我最佩服的就是這班人都像在自己家裏一般很有安之若素的樣子有幾處停

着那種平頂的小手車上邊放着各種飲料供給行人又有許多貝類香蕉和多汁的果子我正在肚子極餓的當兒很想大嚼一頓但因自己在這裏是個生客便竭力自制只取了一握糖果和小點心風味很好大約是果露酒汁之類但我雖取得不多却有一個很卑鄙的漢子狠狠的走將上來問我要錢我聽他的話耳邊生硬得很分明是個外方人到此我只得使出老手段來了同他做個百碼賽跑把他拋落在五碼以外直向着鎮中內部趕去不多一會已把他拋得遠遠的我也就停了不跑安步走去然而我的厄運還沒有終了哩因為我百忙中把那些食料納在放鸚鵡的衣袋裏倒給他坐享其成吃一個飽就那兩個瓶子裏的東西也沒有我的分兒因為一路奔跑把他們撞碎了幸而這一個鎮中店舖很多不久我就買到了食料甚麼上好的葡萄乾咧一大握的餅乾咧都很可口我付了他一個金幣那店中夥計却拒絕不收說他們是不兌

外幣的事有湊巧我這身盜來的衣服中却有幾個銅幣在着我就掏了出来付與那個夥計夥計倒很滿意竟收下了我還想買一片上好的乾山羊肉但那夥計和我說剛賣去了最後的一片實在沒有了看他那種萬分抱歉的神情真足動人呢接着却又柔聲下氣的向我說倘用早膳時他們的鹹肉是再好沒有人家沒有比得過的我聽他說得好又是攜帶方便也就買了些那夥計一壁搓着手一壁又問我今天早上還要旁的東西麼我瞧他如此關切暗想這人可真是世界中最老實最有禮貌的人了大約他束着那條雪白的圍裙所以他的爲人也變得非常清潔麼然而這一件事很微妙可也不能明白

那人又問我的汽車可在外面可要把這些東西送到車中去麼我回說不要自己會取的心知我這樣拒絕他他一定難堪因爲他竭力要逗我快樂又很殷勤的問我要肥皂麼要蠟燭麼接着又給我開門滿面春風的說天氣好多日沒下雨了

瞧他似乎還要謝我替他安排這好天氣呢。當下我挾着那一大包食料回窟窿去。到此我可不得不感激那衣袋中的幾個銅幣。

第三章

我回到窟窿中見一切如常心中非常快慰。第一要着先把那頭可憐的波兒放了出來。但瞧他模樣兒甚是莊嚴精神也很不振。他對我說要是常吃這種小點心和糖酒他捱到了月底只索敬謝不敏。拜別而去還是另去找一頭駝鳥來作伴罷。我疾忙把一個餅乾和幾粒葡萄乾來安慰他。說我對他的待遇委實比待我自己還好。他要吃糖果時也儘可自由取吃並不禁止呢。我正這樣誠誠懇懇的對他說着。他忽然大咳起來我的聲音可就聽不見了。末後他走了出去說要看守着有沒。有惡徒到來。這一天餘下的工夫我就把這小小窟窿整理起來。一切總求妥貼使我起居上安。

樂。因爲我預備在這裏多住幾時呢。唉像我這麼一個可憐人爲甚麼還要多遭不幸。第二天午時我正向着鎮中走去手中並不帶槍只帶着我那頭鸚鵡栖在我的肩上。誰知驀然之間却撞見了一羣少年內中有一個架金邊眼鏡的少年忽然惡狠狠的指着我大聲呼道這一個賊就是偷我衣服的當下那一行人便都現着恫嚇的模樣拔腳向我追來有的揮着手杖喚旁的人趕快攔住我。

凡是人類見了禍事當前總沒有不逃避的逃到了一個安全之地纔能吐一口氣如今我既見許多人向我趕來自然也只索逃避了不料走上一陣却驚動了泥澤中一羣斑馬都跳將起來一時有四百頭追在我背後加着那許多少年聲勢更壯我此刻真危險極了偷若落在他們手中不免有性命之憂當下心中很覺着苦痛想我委實是世界中一個最不幸的人了幸而我的身手還矯健轉灣繞角的奔跑都靈敏得很當下我一步不停沒命的跑去末後便跑到了鎮外一個所在在我是

很陌生的。但見那邊有好多有輪子的小屋似是行商的車隊一樣。一輛。二輛。三輛的用鏈子繫在一起。那邊還有一條路又曲折又狹小路上還放着許多鐵條和大木條。我瞧那些車子都是空的便放膽躲入一輛車中。實在我也乏得甚麼似的要休息。一會了我那可憐的波兒到此也有些辛苦不能再栖在我的肩上了。便和我一同擠緊在車中。

這一輛車子門上有第一號字樣裏頭兩面都有座位。車墊很厚面上用的布也是很好的材料。我先還想躺在一個座位上好舒服一些轉念想座位太高他們從窗外望進來時可要望見我的我不如躺在座位的底下纔覺妥當。雖是躺下去時背上很硬。但我和波兒不久就睡熟了。

這一睡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却被一陣極猛烈的震動驚醒了。睜開眼來瞧時斗的吃了。一嚇原來那對面的座位下邊也躺着一個人。我不敢動彈很憂急的對着他。